

民间文学小丛书



他就是陈司令

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

I277.3/62

民间文学小丛书

他就是陈司令

许邦 搜集整理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0831127

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

1981年·北京



831127

责任编辑 里林
封面画、插图 张祖英

他就是陈司令

许邦 搜集整理

中国民间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翠微路二号院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3 7/8 插页 4 字数 78,000

1981年7月第1版 1981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8,500

书号: 10229·0009 定价: 0.42 元

目 录

我是医生·····	(1)
同甘共苦·····	(8)
一袋银元·····	(13)
学习的故事·····	(19)
纪律·····	(24)
智取乌镇·····	(29)
大余脱险·····	(35)
巧捉王麻子·····	(43)
聋牯下书·····	(48)
考验·····	(63)
他就是陈司令·····	(75)
智斗冷欣·····	(84)
路过江阴·····	(90)
李老汉送子参军·····	(97)
巧借天兵·····	(103)
刘胡子告状·····	(109)
好市长·····	(114)
后记·····	(119)

我是医生

历史上有关云长刮骨疗毒的传说，是真是假，谁也没有考证过。可是陈毅同志自己给自己动手术的事儿，却是真实的。

这还是一九三五年夏天的事了。

陈毅同志从白军封锁下突围出来，化装成农民模样，通过敌人的层层封锁线，经过千辛万苦，来到赣粤边区的油山。这油山地处江西、广东交界，山势险峻，路隘林深，满目荆棘，蒿草没人，是个打游击的好地方。他和赣粤边特委同志一起，依靠群众，不断扩大地盘，不断扩大人民武装，游击队由原来的一百多人很快发展成了五、六百人的队伍。人多事情多，加上环境艰苦，整天打仗跑路，陈毅同志渐渐消瘦了。一天，他突然发起高烧来，又黄又瘦的脸上，烧成一团火。“这咋办？”通讯员聿牯急了，赶忙去喊警卫员大老宋。大老宋也是干着急。当时山上没有医生，也没有药品，只有一盒万金油，跌伤撞肿用它涂，头痛脑热用它抹，简直成了“灵丹妙药”。那不能买点药吗？同志哥，说得好轻松，当时大城小镇被敌人占着，不用说没钱不能买，就是有钱也买不到。再说，条件苦，一个钱当成两个用，有钱还得买粮、买盐吃，陈毅同志根本不会让你拿

钱为他去买药的。所以大老宋只得找出那盒万金油，走到陈毅同志跟前说：“您病了，抹上一点吧！”

“不要紧。”陈毅同志接过万金油，看了看，又还给了大老宋，自己低头又去看文件。大老宋见陈毅同志连万金油都舍不得用，急了：“抹上一点能去火。”“不用了。你那儿还有生姜吗？”大老宋赶紧摸挎包，摇摇头说：“没有了。”“有辣椒、大葱吗？”大老宋赶忙又四下里翻腾了一阵，结果大葱没有了，只找出两个干辣椒。陈毅同志望着两个又红又长的干辣椒，笑着说：“好东西，不光开胃口，还能治病。我是个中医，告诉你，生姜、大葱、辣椒是治感冒的好药物。请你煮一碗辣椒水给我喝。”大老宋把辣椒切成碎段，舀了一缸子山泉水，用两块石头架起来，升火煮“药”。一会工夫，水煮开了，红红的辣椒水“咕嘟嘟”响着，上下翻滚，一股股蒸气呛得大老宋直打喷嚏。他细心地用毛巾把缸子包好，端到陈毅同志面前。陈毅同志点点头，放下纸笔，接过缸子吹了吹，就滋滋哈哈地喝起来。等把一缸子辣椒水喝完，已辣得他成串的汗珠顺着络腮胡子直往下流。他吸口冷气，冲着大老宋笑：“好药吧？学着点，今后你要是得伤风感冒，煮上一碗喝，保证你好。”说罢，又坐下写东西了。

大老宋一看，忙上前劝阻：“陈毅同志，您刚出了汗，躺下休息一会才好啊。”通讯员聿牯趁机帮腔说：“是啊，您的体质本来就on不好，是该休息休息了。”

“哈哈，还说我体质不好，就你体质好！又小又瘦。我象你这样大，还是个运动员哩。”陈毅同志一番话，说得三个人都

笑了起来。

陈毅同志说自己是运动员，这话可有些来历。他小时候就喜欢运动，游泳、打球、下围棋，样样都行，尤其擅长踢足球。在成都上中学时，已经成为全省大中院校足球队的“虎将”、出名的“中锋”了。有一次，他乘船过嘉陵江，突然发现有人掉进江里，连呼救命，他一跃身跳下水去，飞快游到那人身边，伸手把落水者托起，踩着水“嗖嗖”几下便把人救了上来。船上、岸上的人无不喝采惊叹。参加革命后，他仍然注意锻炼身体，比如说，一早一晚喜欢散步、活动活动腿脚，后来他还做诗说：“且喜腰脚健，少壮赞我强。谓我尚不老，可以上战场。”又比如，夜里行军走路，遇上陡壁险坡，他总是说：“我脚力好，我走前头。”平时，看到别的同志劳累了，就提醒说：“喂喂，注意身体，身体可是革命的本钱。”但他自己却有个毛病，一见工作就象着了迷似的，忘掉吃饭，忘掉休息。聿牯和大老宋为这事经常向他提意见：“您的腿受过伤，也要注意休息啊！”但他却满不在乎，风趣地说：“我这条腿可是活的温度表，晴天阴天都比你们早知道。”

有一次，他的腿伤又犯了，而且犯得很厉害，一条腿全肿了，有的地方还在流脓血，但他不让人知道，忍着痛苦，过山涉水，爬坡越岭，坚持行军走路，指挥作战。那天陈毅同志接到紧急情报，说敌人近日内可能要搜山“清剿”。他马上通知各地党组织和游击队，要他们做好反“清剿”的战斗准备。下罢通知，他决定自己去南雄一个山区检查工作。出发前，那条腿实在疼得厉害，就象火燎针扎似的。他坐下来，把腿翘到石头上，

抹了一点万金油，用手轻轻地抚摸着。这时候大老宋正好走过来，陈毅同志怕被看见，又悄悄把腿放下了。问道：“东西准备好了吗？”“准备好啦。”“好，马上出发。”

从驻地到要去的那个山沟，有几十里路，山道崎岖，人烟稀少，还常有恶狼猛虎出没。出发的时候天气还好，忽然一阵山云飘来，遮住太阳，转眼之间，淅淅沥沥下起雨来。这条路本来很难走，路窄坡陡，忽上忽下，加上路滑，走起来就更吃力。陈毅同志走得很慢，一跛一跛的。大老宋见了，觉得很奇怪，跟聋牯嘀咕说：“陈毅同志过去走路飞快，年轻人都跟不上，今天为啥走得这样费劲呢？可能走累了。”一说累，聋牯马上感觉身上没了劲，就想歇一歇。他走近陈毅同志身旁问：“咱们休息一下不？”陈毅同志也想休息一下，但心里有事，不愿耽误时间，关切地说：“再坚持一下吧。敌人要搜山了，县委的同志原定今天开会，得把情况早些告诉他们。”聋牯明白了，心里热乎乎的，暗自想：陈毅同志都没嫌累，自己年纪轻轻的倒喊休息，真觉得有点害羞。他赶紧找了一根杉木棍，让陈毅同志拄着。这时，雨更大了，陈毅同志劲头也更足了，他一路谈笑风生，碰到前面有野兽出没，便指给他们看；遇上怪石，还触景生情地讲个小故事给他们听。等他们赶到目的地时，雨停了，云也散了，火红的太阳西沉了，落日余辉照得山头金光闪闪。陈毅同志见开会的人还没到齐，便对大老宋、聋牯说：“你们搞铺去吧，有事我叫你们。”说罢，慢悠悠地走出去了。

大老宋、聋牯两人找了一块平坦地方，搭起一个油纸棚，在地上铺块油布，上面又垫了一条夹被。大老宋说：“聋牯，铺

整好了，快去请陈毅同志来休息。”谁想聶牯左找右找竟寻不见陈毅同志的影子。起初以为他散步去了，他常听陈毅同志讲，“饭后百步走，能活九十九”，有时诗兴来了，不管烈日炎炎，或是数九寒天，还喜欢哼它两句，写上两首。说不定现在他正在什么地方坐着写诗呢。可是找了半天，仍不见人影，聶牯着了慌了：“我的天！别出了事！”正在猜疑，忽听得远处树林里传出一阵“嗨、嗨”的声音，好象一个人正在吃力地搬大石头。聶牯奔过去一看，愣住了，只见陈毅同志坐在两棵树干中间，一条腿绑在树上，背靠着另一棵树干，两手按着腿上的伤口，正在使劲往外挤脓哩！聶牯从没见过这场面，不知怎么办，急得呜呜哭了起来。陈毅同志抬起头安慰他说：“哭啥子嘛，快去舀盆水来。”聶牯转身就跑。见了大老宋，满面泪痕说：“不好了！陈毅同志腿上长了个大脓疮，正在动手术哩！”

“动手术？”大老宋一时摸不着头脑，据他知道，陈毅同志在第四次反“围剿”中负了重伤，当时流血过多，伤势严重，是周恩来同志亲自批准动用军委电台手摇马达发电照明，并指定医生动手术，从大腿盘骨中取出了子弹。现在又得了什么急病要动手术？既无医生，又没有药，谁来动手术？大老宋也来不及细想，丢下手里的东西，飞跑过去，一看陈毅同志的腿肿得发亮，伤口四周都溃烂了，也慌了神，“哎呀！”惊叫一声，差点掉下泪来。

陈毅同志见他们两人来了，样子都很紧张，便若无其事地说：“都来啦？来了也好，人多力量大，都过来帮我挤。这伤口跟我不友好，经常捣乱，现在又‘反攻’了。”

大老宋心里说：真是一个铁人啊！这要忍受多大的折磨，多大的痛苦！可是陈毅同志却满不在乎，乐呵呵地象没事一样。

挤完脓，大老宋帮着用水洗了洗，打发聋牯去找布条。聋牯把背雨伞的带子拆下来，这带子用的时间久了，雨淋日晒，已经发黑。陈毅同志顺手洗了一下，把它展平，撕开一条，上面涂上万金油，用竹签把它塞进伤口内。然后又用布带包好，站起来一本正经地对他俩说：“我交给你们一个任务。”大老宋和聋牯忙说：“您快讲吧，我们一定完成！”“好，关于这事莫要多嘴罗。”

这时开会的人已经到齐，陈毅同志讲了形势，讲了敌情，讲了对付敌人的措施，他要求大家马上赶回去，依靠群众，坚持斗争，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，保存自己，打击敌人，争取反“围剿”的胜利。他态度严峻，侃侃陈词，声音时高时低，他对大家说：革命虽然遭到暂时困难，但是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，……甭看我们只有几百人，但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，是革命的火种，任何风暴都不能把它扑灭，“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”他的话象一团火，暖着大家的心窝，立刻把大家的情绪烧起来，一个个磨拳擦掌，信心十足。

陈毅同志心情激动地讲了两个多钟头，尽管伤口阵阵剧疼，但他没有皱过一下眉头。倒是大老宋和聋牯因为知道底细，但又不敢多嘴，所以急得心里着火，身上冒汗。散会后，陈毅同志向当地同志询问了情况，吃了一缸子米饭，起身又要走。大老宋赶忙拦住说：“您刚动了‘手术’，今晚无论如何不

能再走了。”

“同志哥，”陈毅同志风趣而又语重心长地说，“不少同志为了革命利益，走在我们前头牺牲了，我伤口流点脓算什么！走吧，时间要紧哪。”他站起来，刚走了几步，身子晃了一下，差点跌倒。大老宋抢上去扶住他，他轻轻推开，弯腰捡起先前的那根杉木棍，迈着沉重坚定的步子，沿着蜿蜒小道，迎着黎明的朝霞，又到另一个地方检查工作去了。

同甘共苦

一九三五年冬天，国民党反动派开来了很多军队，呼啦一下子把油山包围起来，扬言要把游击队困死饿死在山里。

由于敌人的疯狂破坏，不断地搜山抄山，给游击队带来很大困难，队员们常常得白天潜伏起来，夜里转移驻地，睡不上觉，吃不上饭，生活极为困难。可是陈毅同志很乐观，他对大家说，敌人没什么了不起，困难更吓不倒意志坚强的人；没有粮食吃，山上有冬笋、野果、石鸡，都可以充饥；“度过困难，就是胜利”。大家听了，也都浑身来劲。

有一回，陈毅同志带着聿牯和大宋跟敌人打转游^①，一连三天没吃上东西。俗话说：“人是铁，饭是钢，肚里无食心发慌。”聿牯只觉得走路腿脚没劲，两眼发黑；大宋平时就饭量大，几天没吃饭，更觉肠子打架，心跳得厉害。一天傍晚，他们来到一条山沟小溪边，坐下来休息。陈毅同志问聿牯：“饿了吧？”聿牯强打起精神说：“不饿！”“不饿是假话，只是精神可佳。”接着又问大宋，大宋光傻笑，不说话。歇了一会儿，陈毅

^① 转游，即打游击的意思。

同志站起来，像往常散步那样走出山沟，不大工夫，抱着一捆东西回来了，老远就乐哈哈地说：“喂，喂，有吃的了。”俩人一听，登时来了神，赶忙迎上去接，一看，却不禁凉了半截。咳，哪里是什么吃的，原来是一捆青草。

陈毅同志见他俩迷惑不解的样子，笑着说：“靠山吃山嘛。这草名叫糯米草，顾名思义，味道像米一样的好吃哩。”说着坐到一块石头上，把叶子摘下来，用水洗了洗，对他俩说：“喂喂，快升火，煮上吃了好走路。”于是聿牯升火，大宋看锅，一会儿把“饭”做好了。谁知这草名不符实，虽叫“糯米草”，其实一点米味也没有，填到嘴里，又涩又苦。聿牯涩得呲牙咧嘴；大宋苦得直啐吐沫。陈毅同志见此情景，走了过去，捞起半磁碗，捏一小撮放到嘴里，品品味道，连声说：“好吃，好吃。”几口吃进肚里。聿牯和大宋见陈毅同志吃得挺香，也跟着吃了起来。嘿，还真顶事，虽然嘴苦，但肚里舒服多了。

吃罢“饭”，喝了点水，他们又转移地方了。路上，聿牯一边走，一边想，刚才那野草明明苦得厉害，陈毅同志为什么偏说好吃呢？想着想着，他忽然明白了：这是陈毅同志为了让大家吃点东西充饥，带头先吃呀！聿牯这时心情很沉重。他想，自己的任务是照顾首长的生活，可是陈毅同志一天比一天消瘦了，眼窝显着往下陷，自己连一点吃的东西都弄不到，算什么照顾首长的生活呢？唉！不怨天，不怨地，只恨敌人太恶毒，只怪自己没本事。他暗暗地下决心说，说啥明天我也得想法搞点吃的。翻过一道岭，又过一条河，东方发亮了，他们来到一座山腰石洞里住下。刚刚摊开行李，聿牯悄悄对大宋说：“你

好生照顾陈毅同志休息，我出去走走，寻点吃的东西。”他本想找点冬笋、野果之类，走出不久，可巧在一座小山包上遇见一位“老炊事”。这位“老炊事”是当地一支游击小分队的，其他人都转移前面走了，他正在收拾东西。聿牯过去曾和他见过一面，知道他对人热情、诚实，因此老远地就打招呼。“老炊事”见是聿牯，也赶紧迎上来，一句一个“小老倌”^①，显得格外亲热。“老炊事”问陈毅同志来了没有，还问聿牯单身一个人出来有什么事儿。聿牯如实地把情况一说，“老炊事”着急了，说：“你等等！”赶忙把收拾好的锅碗瓢杓，又一件件地从筐里拿出来，七拼八凑折了半碗米饭，交给聿牯，抱歉地说：“眼下太困难，你们来了也管不上一顿饭，实在对不起大家。”聿牯抓住“老炊事”的手，感动地说：“都给我了，你吃什么呢？”“老炊事”说：“你甭管我，我再想办法去。”说声“再见”，赶队伍去了。在这困难时刻，弄到半碗米饭，多不容易啊，真是“如获至宝”呀。你看聿牯端着它，看了又看，瞧了又瞧，这半碗饭本来是普通糙米做的，但聿牯却闻着喷喷发香，粒粒都闪着诱人的晶光。他馋得真想吃两口，但他摇了摇头，然后端起来，飞也似地跑回去了。

“搞到吃的啦？”大宋见他那副高兴劲儿，忙问道。

“搞到啦！”聿牯欢乐地说。

“啥东西——野果吧？”

“嘿！比野果强多了——米饭！”他还故意端着米饭在大

① 江西人见面相互称老倌，表示亲切。

宋眼前晃了一下。大宋说：“好极了。只是太少了，怎么吃法哪？”这句话倒提醒了聿牯。他想也是呀，三个人半碗饭，够谁吃呀，不觉犯难了。“大宋，你给出个主意吧！”大宋是个喜欢逗乐的人，他故意皱了皱眉头，好像很费脑筋的样子，思索了一会儿，随后便很神秘地凑近聿牯的耳朵唧咕了几句。聿牯一听，高兴极了，不禁叫了一声“好！”这一声喊不打紧，把正在熟睡的陈毅同志给惊醒了。

“你们还没休息呀？”说着，他也起来了，拎着装文件的旧皮包，走出山洞，用手捧着山泉水洗洗脸，然后坐在一块石头上聚精会神地看文件。这时聿牯端着那半碗米饭，高高兴兴地送到陈毅同志面前，说：“您吃饭吧！”

“嗯！”陈毅同志头也没抬地应了一声。

聿牯以为陈毅同志中“计”了，回去乐得朝大宋直咧嘴。正在得意，忽听陈毅同志喊他俩过去吃饭。

“您吃吧，我们正吃着哩。”他见陈毅同志端起碗，以为被他“蒙”过去了，不禁又眉开眼笑起来。

不大工夫，陈毅同志又喊道：“聿牯，我的饭不够吃了，把你们的饭再分给我一点！”两人一听，登时傻了眼。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不知道如何回答。这时陈毅同志走过来，笑着说：“你两个小家伙搞什么名堂？哈哈，居然骗到我的头上来了。”又问米饭是从哪里弄来的，付钱了没有？聿牯把情况一五一十地做了汇报。陈毅同志说：“谢谢那位炊事员同志了。”然后把米饭分成三份，让他俩一块吃。他俩说啥也不吃。陈毅同志把碗一放，生气似地说：“你们不吃，我也不吃了。”说着打开一本

书，坐在一边又埋头看起来。葺牯一看急了，赶忙跟大宋递个眼色，两人只好各分了一份一起吃。

吃完饭，陈毅同志让他俩坐下来，无限深情地说：“你们两个的心意我明白，可是今后再不准对我讲假话了。我们都是革命同志，要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”说罢，还亲昵地拍了拍葺牯的肩膀，让他赶快去休息一下。

葺牯躺在铺上，本来想快些入睡，可是不知为什么，就是睡不着，只觉得脑海里翻腾得厉害。他过去曾听老人们说“故土难离，穷家难舍”，可是他现在觉得，油山比故乡还美，革命大家庭比自己的穷家还要温暖、幸福得多啊！

一 袋 银 元

一天晚上，陈毅同志正在写东西，听得隔壁聿牯和大宋两人说话，开始声音还小，后来越讲嗓门越大。陈毅同志还以为他俩斗嘴了，走过去问：“小鬼，闹意见啦？”

“没有。”聿牯说。

“那为啥子吵吵嚷嚷的呀？”

两个人沉着脸，谁也不说话。陈毅同志感到很奇怪，因为这两个小鬼向来关系很好，亲亲热热的像哥俩一样，有活儿抢着干，见困难争上前，吃饭、休息互相让。可今天这是怎么啦？他端详了一下聿牯，暗自点点头，开玩笑说：“你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？连我也糊涂啦！”最后，聿牯到底还是憋不住了，噘着小嘴说：“有人风言风语的，怀疑你经济上有问题。这不是冤枉好人吗？”

“噢，讲来听听。”

聿牯接着把事情的经过讲了一遍。

原来，聿牯下午跟几个战士一块聊天，讲起红军来，大家都羡慕，说当红军来劲，红军什么都好，什么都比游击队强。于是从武器讲到军装，从伙食讲到发饷，海阔天空，任意讲来。